

笔触的嬗变与精神的递进

——卢西恩·弗洛伊德肖像人物画研究

李锦芝

宝鸡文理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00

【摘要】：20世纪西方艺术以抽象与观念艺术为主流，卢西恩·弗洛伊德却始终坚持具象肖像创作，独树一帜。其艺术生涯围绕肖像绘画风格与技法的持续演进展开，笔触作为核心艺术语言，贯穿创作始终，是解读其艺术观念转变的关键。本文摒弃碎片化技法分析，以整体视角梳理其绘画从早期抒情写实、中期冷峻具象到后期肉身写实的风格演变，探究各阶段笔触形态、运笔逻辑与材质表达的差异，并从艺术认知、人生阅历、创作观念等层面深挖风格与笔触嬗变的深层动因，以连贯段落呈现其艺术语言脉络，为弗洛伊德研究提供更为细腻且原创的学术视角。

【关键词】：卢西恩·弗洛伊德；肖像人物画；风格演变；笔触嬗变

DOI:10.12417/2982-3846.26.01.007

在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进程中，艺术进行不断地变化、革新与更迭，具象艺术被抽离形态、强调主观表达的艺术流派成为主流。而卢西恩·弗洛伊德却终其一生坚定自己所坚持，拒绝追随任何流行的艺术思潮，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人”本身的刻画之中，从外在形体到肉身质感，再到内在精神，完成了对肖像绘画的全新重构。纵观其七十余年的创作生涯，弗洛伊德的艺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于时代背景、人生阅历等因素，一直不断变化着，与之相伴的，是其画笔触从依附于形体的辅助技法，逐渐演变为独立表达、承载精神的核心语言，笔触的每一次细微变化，都对应着其艺术观念的深层转变。本文以时间为轴线，以整体叙事的方式梳理其风格与笔触的联动演变，深挖其背后的创作逻辑。

1 卢西恩·弗洛伊德肖像人物画的风格演变历程

弗洛伊德的肖像人物画创作，可依据艺术风格的特征，划分为早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呈现出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演变态势，始终围绕“真实”这一核心，却对“真实”的理解不断深化。20世纪40至50年代是他艺术发端的早期，这一时期的弗洛伊德初入艺术界，深受古典写实绘画与德国新客观主义的影响，肖像画风格偏向精致抒情的线性写实，画面整体氛围细腻、沉静，带有浓厚的文学性与抒情性。此时的他更注重人物外在形象的精准还原，追求人物造型的严谨性与画面的完整性，笔下的人物多为身边亲友，姿态规整，面部表情柔和，画面没有过多的情绪宣泄，而是以平和的视角记录人物的容貌与气质，（如图1.1）与传统学院派肖像画的审美逻辑较为贴近，尚未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图 1.1 卢西安《女人和水仙花》
1945年 91.5cm×91.5cm 布面油画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馆馆藏



图 1.2 卢西安《镜像与两个孩子的（自画像）》
1965年 23.8cm×14.3cm 布面油画
西班牙提森博纳米萨博物馆收藏

作者简介：李锦芝（2002—），女，汉族，现居山西省太原市，宝鸡文理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油画方向。



图 1.3 卢西安《自画像 反射》

2002年 66cm×50.8cm 布面油画

进入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的中期阶段，弗洛伊德的肖像画风格发生了显著转变，告别了早期的抒情精致，转向冷峻克制的具象写实，逐步走向对客观真实的直面表达。这一时期的他不再刻意追求画面的精致感，而是将目光转向人物最本真的自然状态，人物姿态多呈现出不同于早期的松弛、随意甚至略带慵懒的状态，更贴近人物日常的真实样貌。（如图 1.2）画面的整体氛围转向冷峻、沉稳，色彩逐渐褪去早期的柔和明快，转向低饱和度的灰调体系，人物与画面的距离感被拉近，观众不再是欣赏一幅精致的肖像作品，而是直面一个真实的生命个体，这一阶段的风格转型，为其后期艺术语言的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他逐渐脱离了传统写实的框架，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艺术体系。

20 世纪 90 年代直至 2011 年离世，是弗洛伊德创作的后期成熟阶段，其肖像画风格彻底定型，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肉身写实风格，将具象肖像画的真实感推向了极致。这一时期的他彻底摒弃了所有形式化的审美束缚，将全部重心放在人物肉身的物质性表达上，直面肉身的瑕疵、松弛与厚重，刻画人物皮肉之下的骨骼肌理、生命质感，画面没有华丽的背景衬托，没有复杂的情节叙事，仅以人物本身为核心，营造出一种沉静且极具力量感的视觉氛围。（如图 1.3）此时的肖像画是对生命本真、存在本质的深度探索，每一幅作品都充满了生命的重量，也让弗洛伊德成为 20 世纪后期具象绘画领域无可替代的艺术大师。

2 弗洛伊德肖像人物画笔触的阶段性的嬗变

笔触作为弗洛伊德油画语言的核心，其演变与风格转型完全契合，从早期的含蓄克制，到中期的逐步凸显，再到后期的主导画面，完成了从技法手段到精神载体的彻底蜕变，每一个阶段的笔触都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与表达逻辑，且始终服务于其对“真实”的追求。

在弗洛伊德绘画早期，他的风格得益于北欧的尼德兰绘画

传统，是一种以堪培拉技术为主的薄画法。其画面带有平面装饰趣味，画含蓄细腻、冷漠惊悚。他的笔触呈现出较为细腻的特征，此时的笔触完全是为人物造型与画面整体效果而服务的。遵循的仍旧是学院派的油画技法——以薄涂为主，运笔轻柔且流畅，顺着人物的肌肉走向与光影变化均匀铺设，刻意隐藏笔触感，追求画面的光滑平整与细腻精致。在刻画人物面部和衣物时，用笔细碎且柔和，看不出明确的笔触痕迹，更注重外在线条的流畅和造型的准确，笔触的作用仅仅是塑造形体、表现光影，不具备独立的艺术价值，完全服务于画面的整体抒情氛围。



图 2.1 《塞德里克·莫里斯肖像》

1940年 30.7cm×25.6cm 布面油画

威尔士国家博物馆馆藏



图 2.2 《自画像 反射》

2002年 66cm×50.8cm 布面油画

弗洛伊德的绘画艺术发生根本变化是在 50 年代左右，这是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这一阶段较之早期有很大的突破，创作风格变得更为自由，虽画面中早期悸惴不安的情绪并没有消散，但逐渐趋向和穆完美、安详沉静的意境。笔触亦变得铿锵有力、干净利落和不拖泥带水，色彩也形成有活力的光影。弗洛伊德中期的笔触开始挣脱形体的束缚，呈现出粗犷硬挺的特征，此时是其笔触语言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他有意识地保留运笔的痕迹，运笔力度明显加重，颜料厚度逐渐增加，笔触的方向感与节奏感也愈发清晰，不再是均匀的薄涂，而是根

据人物肉身的结构变化,运用长短、粗细、轻重不一的笔触进行刻画。此时的用笔不再是单纯的技法辅助,开始具备独立的艺术现力,也成为传递画面情绪、塑造真实感的重要部分,粗犷的笔触也让画面摆脱了早期的柔和感,增添了几分厚重与冷峻。

渡过了从1960年到1970年约十年的准备期后,弗洛伊德以多层覆盖为主的直接厚画法来表现画面中形体的浑厚和画风的粗犷沉静。早期的作品中内敛式的语言和夸张而带有平面装饰的风格早已消退。他关注客观对象的真实性,从不粉饰画面中人物的缺陷。这一时期他大量运用厚涂法,将颜料蘸取在笔尖以近乎雕塑的方式堆积在画布上,运笔沉稳、厚重,每一笔都十分充满力量,笔触的肌理感也被无限放大。此时他不再追求光滑的画面效果,而是通过笔触的堆叠、刮擦、揉压,直接刻画人物肉身的质感,皮肤的松弛、肌肉的紧实、骨骼的坚硬,都一一呈现在画布上。此时的笔触完全遵循内心对生命的感知,运笔随性却极具章法,没有生硬的界限,既塑造了肉身的物质形态,又传递出人物内在的精神状态,成为弗洛伊德表达生命本真的独特艺术语言,也是其艺术最具辨识度的标志。

3 弗洛伊德风格与笔触演变的深层原因

弗洛伊德肖像画风格与笔触的演变,是艺术认知深化、人生阅历积淀与精神追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纯的技法实验。早期他受传统写实教育影响,将肖像创作视为形象记录与美感传递,笔触精致克制,追求造型精准。随着艺术理解的加

深,他意识到传统写实的美化范式易遮蔽生命本真,认为写实的核心应是挖掘人物的肉身真实与精神内核。这一认知转变,促使他摒弃精致表达,转向粗犷、直白的艺术语言,笔触也变得张扬且独立。人生阅历的积累与人性洞察的深化,进一步推动风格转型。长期的写生经历让他深刻感知生命的平凡与厚重,祖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也让他更关注人物内在心理。厚重、粗犷的笔触,能更好承载这种深层精神表达,与他对生命的感悟契合。在抽象艺术盛行的时代,他坚守具象绘画阵地,拒绝形式跟风,认为具象艺术的核心是对生命的真诚而非技法炫技,以此形成专属风格体系,使其在西方艺术史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4 结论

卢西安·弗洛伊德的创作激情和艺术创造力,成为推动创作的动力,其艺术风格的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探索中不断变化和不断完善的。陈丹青对弗洛伊德的评价是这样的:他是最后一位我行我素的堂吉珂德式的大师。他永远不满足于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他独特敏锐的观察和体验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永远都是陌生而又别出心裁的。弗洛伊德用一生的创作证明,具象绘画从未过时,只要扎根于生命本真,以真诚的艺术语言表达对人性的理解,便能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其独特的笔触语言与艺术风格,不仅为当代具象肖像绘画提供了全新的创作思路,也让后人看到了艺术最本真的价值——对生命的敬畏与表达。

参考文献:

- [1] 孙周萍.浅析不同时期卢西安·弗洛伊德的绘画风格演变[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
- [2] 冯世刚.卢西安·弗洛伊德油画艺术对中国新生代写实画家的影响[D].湘潭:湖南科技大学,2014.
- [3] 侯馨禹.卢西安·弗洛伊德绘画风格变迁探源[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6.
- [4] 陈夏.浅析卢西安·弗洛伊德艺术发展和绘画语言[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20.